

醫官玄稿卷之二

鹿門山人

述著

望元

輯校

聲譽

郭玉

郭王者廣漢雒人也。初有父老不知何出。常漁釣於涪水。因號涪翁。乞食人間。見有疾者。時下鍼石。輒應。時而效。乃著鍼經。診脉法。傳於世。弟子程高。尋求積年。翁乃授之。高亦隱迹不仕。王少師事高。學方診六微之技。陰陽不測之術。和帝時。爲太醫丞。多有效應。帝奇之。仍試

令壁臣美手腕者。與女子雜處帷中。使玉各診一手。問所疾苦。玉曰。左陰右陽。脉有男女狀。若異人。臣疑其故。帝歎息稱善。玉仁愛不矜。雖貧賤廝養。必盡其心力而醫療。貴人時或不愈。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。一鍼即差。召玉詰問其狀。對曰。醫之爲言意也。賤理至微。隨氣用巧。鍼石之間。毫芒即乖。神存於心。手之間。可得解而不。可得言也。夫貴者處尊高。以臨臣。臣懷怖懾。以承之。其爲療也。有四難焉。自用意而不任臣。一難也。將身不謹。二難也。骨節不強。不能使藥。三難也。好逸惡勞。四難也。鍼有分寸。時有破漏。重以恐懼之心。加以裁慎之志。臣

意且猶不盡。何有於病哉。此其所以爲不愈也。帝善其

對。年老卒于官。

後漢書
郭玉傳

論曰。郭玉倣扁鵲六不治。論鑿四難。爲鑿家教訓。其惟
中診脉。分男女。實爲明識。曾云。鑿之爲言意也。神存於
心。手之際。可解而不可言。王叔和取此語。而亦論脉理。
千古格言哉。李濂評曰。嗟乎。病一也。人有貴賤。而療之
有難易焉。郭玉自謂重以恐懼之心。加以裁慎之志。已
意且猶不盡。何有於病哉。此千古不易之論。知之者鮮
矣。

華佗

中藏經八卷相傳華元化撰。按唐書藝文志有吳普集元化藥方。別無中藏之名。普廣陵人。親授業于元化之門。以術藝知名。今集中諸論。非普不能作。靈洞道士鄧處中自序。元化外孫。因予寢室。得此書於夢中。余竊疑其妄誕。論後附方。意者皆鄧生增入之耳。如地黃煎丸。內有山藥。古方名薯蕷。爲避宋英宗諱。故易名山藥。燒肝散。內有白朮。蒼朮。本草及古方書。止云朮。不分蒼白二種。牢牙地黃散。細注云。此方見僧文瑩湘山野錄。文瑩宋僧。三者可證其出於鄧生之手。覽者當自知之。

子俞

華佗字元化沛國黥人也一名專遊學徐土無通數經
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僊沛相
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
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裁七八九
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
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
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
之間皆平復矣

後漢書華
佗傳下同

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
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

須臾吐出三升許蟲。頭赤而動。半身猶是生魚膾。所苦便愈。佗曰。此病後三晷當發。遇良醫乃可救。登至期。疾動。時佗不在。遂死。曹操聞而召佗。常在左右。操積苦頭風眩。佗鍼隨手而差。

又云。爲人性惡。難得意。且耻以醫見業。又去家思歸。乃就操求還取方。因託妻疾。數期不反。操累書呼之。又勅郡縣發遣。佗特能厭事。猶不肯至。操大怒。使人廉之。知妻詐疾。乃收付獄。訊考驗首服。荀彧請曰。佗方術實工。人命所懸。宜加全宥。操不從。竟殺之。佗臨死。出一卷書。與獄吏曰。此可以活人。吏畏法不敢受。佗亦不强與。索

火燒之。

廣陵吳普。彭城樊阿。皆從佗學。普依準佗療。多所全濟。佗語普曰。人體欲得勞動。但不當使極耳。動搖則穀氣得銷。血脈流通。病不得生。譬如戶樞。終不朽也。是以古之僊者。爲導引之事。熊經鴟顧。引挽腰體。動諸關節。以求難老。吾有一術。名五禽之戲。一曰虎。二曰鹿。三曰熊。四曰猿。五曰鳥。亦以除疾。兼利蹠足。以當導引。體有不快。起作一禽之戲。忙而汗出。因以著粉。身體輕便。而欲食。普施行之。年九十餘。耳目聰明。齒牙完堅。阿善鍼術。凡醫咸言。背及胃藏之間。不可妄鍼。鍼之不可過四分。

而阿鍼背入一二寸。巨闕胃藏。乃五六寸。而病皆瘳。阿從他求。方可服食。益於人者。他授以漆葉。青麴散。漆葉屑一斗。青麴十四兩。以是爲率。言久服去三蟲。利五藏。輕體。使人頭不白。阿從其言。壽百餘歲。漆葉處所而有。青麴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。

論曰。黃帝之時。俞跗者。治病不以湯液。見病之應。因五藏之輸。乃割皮解肌。決脉結筋。搦髓腦。揲荒爪募。湔腸胃。漱滌五藏。練精易形。而覽後漢書。三國志所述。他之術。可謂近之。至其所謂割腹湔腸者。共涉奇怪。幻誕可疑。序例所謂。別術所得。非神農家事。吳普樊阿齊出其

門而不傳受其術。其迂可知矣。且如五禽之戲。崔寔有
曰。熊經鳥伸。雖延歷之術。非傷寒之理。且若其麻沸神
膏二方。效驗著明。亦共爲無用長物。獄中焚書。獨可惡
哉。佗性惡矜技。遂爲曹操所殺。亦可傷也。宜哉。其術不
傳。中藏經者。後人依托。俞子容已辨其贋。故不齒列云。

徐文伯

徐文伯字德秀。東海人。濮陽太守熙之曾孫也。熙好黃
老。隱於秦望山。有道士過求飲。留一瓢。獻與之。曰。君子
孫宜以道術名世。當得二千石。熙聞之。乃扁鵲鏡經一
卷。因精心學之。遂名震海內。生子秋夫。彌工其術。仕至

射陽令。掌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。秋夫問何須。荅言。姓某家在東陽。患腰痛死。雖爲鬼痛猶難忍。請療之。秋夫曰。云何厝法。鬼請爲芻人。按孔穴鍼之。秋夫如其言。爲灸四處。又鍼肩井三處。設祭埋之。明日見一人來謝。忽然不見。當世服其通靈。秋夫生道度叔嚮。皆能精其業。道度有脚疾不能行。文帝令乘小輿入殿。爲諸皇子療疾。無不絕驗。仕至蘭陵太守。

宋書徐文伯傳下同

廢帝出樂遊苑。門逢一婦人有娠。帝亦善醫。診之。口此腹是女也。問文伯。文伯曰。腹有两子。一男一女。男左邊青黑。形小於女。帝性急。便欲使剖。文伯惻然曰。若以刀

斧恐其變易。請鍼之。胎自落。便瀉足太陰。補手陽明。胎便應鍼而落。兩兒相續出。果如其言。子雄亦傳家業。尤工診察。位奉朝請。

按梁書范雲傳。初武帝九錫之出。而尚書右僕射范雲忽中疾。居二日半。召醫徐文伯視之。文伯曰。緩之一月。乃復欲速。即時愈。政恐二年不復可救。雲曰。朝聞夕死。而況二年。文伯乃下火而沐焉。重衣以覆之。有頃。流汗即起。二年果卒。此可以補文伯本傳之闕。故附錄之。李瀛

史醫

論曰。徐文伯鍼雙胎。或試胎。預知分男女。可不謂神妙。

哉。且如治范雲之疾。不亦奇哉。非後醫所階而及後世
輿俗。動有促醫求速治者。神通如文伯者可。庸愚若倣
顰。殺人必矣。不可不慎也。徐嗣伯者。文伯之從弟。亦明
醫也。三人異疾。各用死人枕。俱得奇驗。又伯宗善徙癰
疽于樹。語在本傳。

姚僧垣

姚僧垣字法衛。吳興武康人。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。曾
祖郢。宋貞外散騎常侍五城侯。父菩提。梁高平令。嘗嬰
疾歷年。乃留心醫藥。梁武帝性又好之。每召菩提討論
方術。言多會意。由是頗禮之。僧垣幼通洽。居喪盡禮。年

二十四。即傳家業。梁武帝召入禁中。面加討試。僧垣酬

對魚滯。梁武帝甚奇之。

後周書姚僧垣傳下同。

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。時方術莫効。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。還具說其狀。并記增損時候。梁武帝歎曰。卿用意綿密。乃至於此。以此候疾。何疾可逃。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。是以每恒留情。頗識治體。今聞卿說。益開人意。十一年。轉領太醫正。加文德主師直閣將軍。梁武帝嘗因發熱。欲服大黃。僧垣曰。大黃乃是快藥。然至尊年高。不宜輕用。帝弗從。遂至危篤。梁元帝嘗有心腹疾。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。咸謂至尊至貴。不可輕脫。宜

用平藥可漸宣通。僧垣曰：脉洪而實，此有宿食，非用大黃必無差理。梁元帝從之，進湯訖，果下宿食，因而疾愈。梁元帝大喜。

僧垣醫術高妙，爲當世所推。前後効驗，不可勝紀。聲譽旣盛，遠聞近服。至於諸蕃外域，咸請託之。僧垣乃搜採奇異，參校徵効者，爲集驗方十二卷行于世。

論曰：姚僧垣者，良醫哉！以一味大黃治二帝之病，各異其用，妙哉！夫虛實補瀉，如運諸掌上者，乃亦醫之常也。何稱奇乎？惟其臨機如彼，應變如此，而後可謂神妙乎？因此觀之，益信醫之要妙，特在本草。且夫子稱未達，宜

哉其所慎亦在于此矣。其集驗方今亦不可見。可惜哉。

張文仲

張文仲。洛州洛陽人。以醫術著名。文仲則天時爲侍御醫。尤善療風疾。則天令撰療精方。奏曰。風有一百二十種。氣有八十種。大抵雖同。人性各異。唯氣頭風。則隨發動。臨時消息之。但有風氣之人。春末夏初秋暮得通洩。即不至困劇。醫說

論曰。張文仲論風氣。至哉博矣。夫風者。爲百病之長。又云。百病生於氣。故長沙曰。人稟五常。因風氣而生長。風氣雖能生萬物。亦能害萬物。如水能浮舟。亦能覆舟。如

文仲。其能得仲景之意者乎。今張杲所鈔錄。不如唐書
本傳全。學者當要求古醫之微言也。詳李瀛醫史。

許胤宗

許胤宗。常州義興人也。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。時
柳太后病風。不言。名醫治皆不愈。脉益沉而噤。胤宗曰。
口不可下藥。宜以湯氣薰之。令藥入腠理。周理即差。乃
造黃芪防風湯數十斛。置於牀下。氣如煙霧。其夜便得
語。由是超拜義興太守。陳亡入隋。歷尚藥奉御。武德初。
累授散騎侍郎。時關中多骨蒸病。得之必死。遞相傳染。
諸醫無能療者。胤宗每療無不愈。或謂曰。公醫術若神。

何不著書以貽將來。胤宗曰。醫者意也。在人思慮。又脉候幽微。苦其難別。意之所解。口莫能宣。且古之名手。惟是別脉。脉既精別。然後識病。夫病之於藥。有正相當者。惟須單用一味。直攻彼病。藥力既絕。病即立愈。今人不能別脉。莫識病源。以情臆度。多安藥味。譬之於獵。未知兔所多發。人馬空地遮圍。或冀一人偶然逢也。如此療病。不亦踈乎。假令一藥偶然當病。復共他味相和。君臣相制。氣勢不行。所以難差。諒由於此。脉之深趣。既不可言。歷設經方。豈加於舊。吾思之久矣。故不能著述耳。年

九十餘卒。

舊唐書許胤宗傳